

目 录

- 胡耀邦同志对《在德阳起义的经过》一文的批示……………(1)
- 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
- 民革中央副主席裴昌会：《在德阳起义的经过》……………(2)
- 绵竹起义原由琐议……………乔 诚(7)
- 十六兵团起义始末……………杨守源 杨文渊(25)
- 德阳孝泉兵变……市中区党史办周映璧 江放勋整理(45)
- 1938年中江“民变”始末
- ……………简毅忠、傅昭蓉整理(55)
-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什邡的革命活动……………陈发祥(63)
- 革命先驱戴资杰……………《中江县志·人物志》编写组(78)
- 正气凛凛，铁骨铮铮——王干青烈士战斗的一生
- ……………绵竹县政协文史组(84)
- 附：王干青烈士诗抄……………绵竹政协文史组(94)
- 谢汝霖烈士传略……………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林浓(105)
- 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的陈守清……………江达川整理(122)

李昌祿传略	《德阳县供销社》(129)
何北衡传略	黄天涛、王朝华(134)
广汉民社党筹备成立的经过	周新全(141)
青年党在德阳的活动	蒋俊德(149)
旭东钱庄的枪声——记刘庆刚之死	何煦民整理(162)
市中区罗江稻麦示范繁殖场发展简史	
	市中区政协文史组(172)
中江县初查矿产资源概况	何隆勤、张训(184)
绵竹县的官、宋、砌堰	封体仁(194)
中江的水稻	陈烈君(201)
德阳县手工业合作化开创简史	肖朝齐(210)
中江卷烟业初期的发展	张佑铭(217)
德阳县的田赋征收	《德阳财政志》(229)
甘露春秋	刘德乾(241)
佛教丛林什邡罗汉寺琐记	
	邓立生口述、宋志远补充整理(246)

胡耀邦同志
对《在德阳起义的经过》一文的批示

关于谈我的一段属实。

胡耀邦

12·12



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

为编写史、志需要，去年我们向“民革”中央副主席裴昌会同志征集了关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经过的回忆材料，其中，有关耀邦同志、贺龙同志接见的经过，需请耀邦同志、李井泉同志印证。为此，我们将原件复印两份，请办公厅负责同志转呈耀邦同志、李井泉同志审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转载德阳市市中区《德阳地方志资料》第二期）

民革中央副主席裴昌会同志：

《在德阳起义的经过》

一九四九年，我任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官。同年十二月，部队从剑阁南撤，经绵阳，于十二月下旬到德阳。十二月廿三日晚，代表我向一野总部联系起义的李希三同志和一野总部的陈明韶同志来到孝泉镇七兵团司令部告诉我，一野总部同意我起义，我即将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电文交他们转发，并派车送他们回一野总部。起义通电发出后，即电所属部队就地起义。当时兵团所属各部队集结的地区是：十七军、七十六军在通江、巴中，九十八军在苍溪，三十八军的五十五师在梓潼西侧，六十九军的一四四师在罗江县城西，碧口守备司令部和骑二师、十二师的三十五团在昭化西，一一九军在甘肃武都，兵团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三十军的二十七师在德阳城和孝泉镇。通电发出后，川陕公路以西部队除失去联系的和乱窜的三十八军李振西部外，其余都先后来到孝泉镇随我起义。在武都的一一九军也来电报告起义。川陕公路以东各部队：九十八军来电遵令在阆中附近起

义，七十六军和十七军虽复电响应起义号召，但仍向西南急进，经解放军追击部队在三台西被勒令放下武器。李振西部窜逃茂县后，电台仍有联络，本着党的对残余反动部队，除非必要不用武力解决，以免地方遭受破坏的精神，再去电责令履行以前诺言，而李振西竟有这样的复电：“要蒋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还会作一个效忠他们的人。”对李振西部，后来由解放军强迫放下武器投诚。

起义的第二天，即二十四日晚，我正准备就寝的时候，接胡耀邦同志电话说：“我现在县署会客室等你来谈谈。”我当即偕兵团参谋长李竹亭和第一处作战科长李福和由孝泉镇乘车去德阳。到达时，耀邦同志已在门前迎接，紧紧握手，互致问候，并介绍他的随行人员李夫克同志。入座后，我送上各部队现态势要图和全部人马、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等表册。他们询问了部队营舍、补给情况。我说，各部队住得很好，仍由原补给单位补给，除三十八军（欠五十五师）在逃，电台呼叫不出外，其他各部队有线、无线电联络正常。耀邦同志又说：“我们的来意，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还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谈吧。”我说：“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求教，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觉得秦岭、广元、剑门关三

次起义不成，有负你对我的期望，推迟了三个多月，似有非到兵临城下不低头之嫌。”耀邦同志嗯了一声说：“这没有可嫌的，你在蒋、胡嫡系部队中的处境，我们都深知，早已向你传过口信，请你慎重相机行事，不要过于冒险。这话你应当记得。现在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彼此报以满意的微笑。之后，转谈家常。耀邦同志对我家属被劫持空运去台湾，表示关注。欢谈到深夜。临别时，耀邦同志嘱我二十五日午前来县署，贺龙同志要来见。还笑着对李福和说：“你的任务已完成了。”（李原是四集团军总部参谋，后调三十八军参谋处科长，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在扶眉战役中被俘遣回的）

二十五日上午，我和李竹亭等准时来到县署。贺龙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去，在距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抗战期中在洛阳会见过他）伫立门外等候我，在他左右还有两位我不认识的人。贺司令员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接着向我介绍了同他一起的李井泉和王维舟同志。入座后，他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飞机逃走，去向不明。他

的企图是把部队西撤，先到西昌集中，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老总听后哈哈大笑。李井泉同志插话说：“看来胡宗南真是个草包！”贺司令员又问：“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的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有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于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先头部队要明天（二十六日）才能到达德阳，我还是先回广元去，等后续部队到了我再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贺龙司令员回到德阳，他先到了我这里。对我说：“你准备好，元旦我们要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走吧！”我欣然同意说：“好！”贺老总说：“你还要带上电台，再带一个警卫营。”我问：“有什么任务？”他说：“帮我们把胡宗南弃置的部队收容起来。还有一个三十八军没有就范。你刚来，对我们部队的一切事情都还不清楚，我们的部队也还不认识你，可能会有一点不礼貌，我派敌工部的副部长刘玉衡同志跟你在一起。”

“那好。”我很爽快的答应了。

一九五〇年元旦，我们从成都西门进城，马路两旁人站得满满的，贺老总坐的吉普车都开不动了，他就下车和群众

握手，致意，再乘车走一段，一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车队经过春熙路，再到励志社。刘文辉、邓锡侯他们在励志社等。我没有参加入城仪式。我以前在将军街租了一所房子，我先回那里去了。

（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绵竹起义原由琐记

乔 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绵竹县继彭县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起义之后，通电起义，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相互联系的。为了存留这段史实，不烦详述于次。

一、酝酿彭县起义的详细过程

自“四·一二”国共分裂以后，四川七个军均倾向反共拥蒋。后来蒋介石一意孤行，排除异己，乃形成所谓中央军与地方军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三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文辉被赶到西康，刘湘统一了四川，自此蒋氏在四川的争夺对象，主要集中到刘湘。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蒋即乘飞机派中央军尾随入川，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别动总队亦相继而至。其后又在重庆设立行营，派三个军常驻江、巴，对刘湘着着进逼。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亦结成川、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红（延安）同盟，以相对抗。刘曾派绵竹县人王翼（干青）为代表，常驻延安。

中共亦派罗世文常驻成都，互相联系，时绵竹县人乔毅夫与钟体乾、张斯可，同为刘湘幕后主要决策人，参与其事。一九三六年广东陈济棠发动“六一”反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刘湘均站在反蒋的一面。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重庆整军会议，其目的即在削弱和消灭刘湘，蒋刘矛盾遂达到了激化程度。幸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时，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情势乃为之一转。抗日战争开始，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蒋介石将刘部队分割使用，刘在南京病发，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卒被蒋扼死于汉口。刘死后，其直属的三军唐式遵、王缙绪投靠了蒋介石，潘文华被撤职查办，逃回四川。时钟体乾代行刘湘的川康绥靖主任，乔毅夫以中将高参名义掌握着刘湘的印章和保险柜钥匙，二人全力扶植潘文华，把刘湘遗留的部队和军械等，大部份归了潘。（张斯可拿去一部份编为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任总司令、张斯可任七十八军军长）。蒋迫于形势，以邓锡侯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撤销潘文华的处分，委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兼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委王缙绪为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委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这时四川各军如杨森、孙震、李家钰、王陵基等均已先后出川抗

战，王缙绪的部队亦已出川，从此时起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便成了四川地方部队的三巨头。

潘文华当时拥有刘湘遗留的一六三师陈兰亭，一六四师彭光汉，新十七师刘树成，新十八师周成虎，新编独立旅潘清洲，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刘兆藜统率的十几个保安团，还有中兴场的修械所和军械库等，实力仍居川军之冠。

潘文华继承了刘湘遗留的势力，同时也继承了刘湘系统（刘湘字甫澄，一般通称甫系）与蒋介石的矛盾。蒋为了将潘文华调离四川内地，发表潘为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命其主持大巴山防务，绥署设阆中。潘以钟体乾为总参议，乔毅夫为中将参赞一同前往。一九三九年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都想取代王缙绪的四川省主席，共同发动了七师长倒王事件。蒋介石乘机直接攫取四川政权，自兼四川省主席，以其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兼任省政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同时蒋为了缓和矛盾，拆散甫系的团结，对潘多方拉拢和包围。支使孔祥熙、贺国光与潘结为金兰兄弟，并收买其副参谋长甫系骨干戴高翔，委派潘的仁寿同乡黄埔学生傅秉勋为参谋处长；利用潘好色的特性，以军统女特务张俊为其宠妾。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潘进行收买，潘文华之弟潘昌猷以其兄的甫系身份，在王缙绪任主席时，本已分得四川省银行总经

理，控制着四川财政金融命脉。蒋又于一九四〇年批准财政部向四川省银行投资二百万元，改组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又由陈果夫、陈立夫暗中拉潘昌猷加入C·C系。于是潘氏兄弟便成为依附四大家族的四川金融集团。潘文华沉溺于酒、色、烟（吗啡白面依为生命）、财，以致甫系核心的周虎师被分割，竟默不作声。与甫系三老日益疏远，甫系遂无形涣散。（注：刘湘死后，其部属尊称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为甫系三老）抗日战争结束，蒋便对潘动起手来。一方面派陈诚到成都整编其部队，一方面将潘调离四川，改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在湖南境内，经一再请求，才改设黔江，所属部队由潘全部带往。在整编部队时，将原有三个师均缩编为旅，成为一个整编师，以其子潘清洲为师长。陈兰亭调升绥署副主任，彭光汉、刘树成调重庆行营。彭、刘二人进行兵谏，潘文华求助于行营主任张群，始告平息。蒋见甫系内部分裂，彻底解决的机会已到，一九四八年夏，遂将潘文华调为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宜昌。把所属部队完全分割，原一六三师调归河南张轸指挥，原一六四师调归襄樊康泽指挥，原新十七师调归汉口白崇禧指挥。后经向军政部长陈诚恳求，才将其子潘清洲委为新编二三五师师长。同年七月十六日，襄樊解放，康泽被俘，蒋又以此归

罪于潘文华，撤去其川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清洲师归继任主任孙震指挥。潘文华垂头丧气地偕其宠妾张俊，回到重庆。悔恨之余，只好百无聊赖地奔波于成渝道上，以求重新团结甫系，并暗中与邓锡侯、刘文辉联络，寻找机会，图谋再起。

邓锡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继刘湘任川康绥靖主任后，直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张群调任重庆行营主任时，又代理四川省主席。旋绥署撤销，次年六月行政院正式任命邓接替张群，对蒋更加热烈拥护。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以内战紧急需粮，派粮食部长俞飞鵬到重庆，召开粮食会议，要调运十万石军粮，接济前方。又派其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到成都晤邓坐催。在俞约集有关负责人会商时，邓直率地向俞说：“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表示无法抽调。俞愤愤离席，回到驻所励志社，立将情况密电蒋介石。三月二十二日，蒋即电召邓去南京。二十三日邓自以为参加了政学系有张群作靠山，坦然与俞同机飞重庆，次日转飞南京。当晚晤行政院长张群，尚不知此次电召，所为何事。二十五日下午后谒蒋。蒋便直截了当地对邓说：“刘伯承企图入川，当此戡乱救国之际，四川是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政

治，还是专搞军事为党国效力吧。”二十七日晚，邓被迫向蒋递了辞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即刊出：“邓锡侯辞职照准，遣职调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当天早晨，邓刚看到报纸，正在纳闷时，王陵基就由邓的现任建设厅长何北衡陪同来访了。王何二人走后，邓气愤地说：“要撤职就撤职，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来，等着我辞职，这是有意扫我的面子！”邓失意之下，次日早晨即偕同其原川康绥署副参谋长万里到中山陵游览散闷。不便马上回川，遂由南京去上海。在上海曾两次与民盟主席张澜晤谈，大骂蒋介石逼他辞职。张劝慰邓说：“要看清当前形势，你丢了主席不要紧，对你来说，当前是重新专心一意地掌握兵权，应作好准备，待机起义。”邓从张的劝慰中有所领悟，四月九日由上海寄回《告别川人书》，书中含蓄地表达了他心中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怨气，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变化。

刘文辉是一个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政治的四川军阀，在速成系和保定系中，以较浅的资历，很快就当上了四川军务帮办；北伐易帜后，又当上了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一九三〇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在北京开扩大会议，联合倒蒋。刘发出鱼电响应，结果汪等失败，结怨于蒋。一九三三年，被刘湘击败，退踞西康

后，长期大种鸦片，运销四川和国内，致经济颇为充裕。以巨款贿赂戴季陶、汪精卫、贺国光、张群等人，因得始终保持他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的地位。刘曾有一段时期，跟随蒋积极反共。但在抗战时期，又曾在重庆与潘文华一道，接受过周恩来的指示。蒋亦对刘怀疑，每欲去之。淮海战役后，蒋拟退保西南，首先考虑的便是刘文辉，乃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电召刘来南京。到京时，蒋派其子蒋经国往迎，以示优遇。次日召见，蒋对刘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中央很重视，有了四川就有办法，如何布置，岳军（张群）会同你详谈，一切都好商量，希望四川朋友忠诚合作。”后刘与张数度长谈，张说：“和谈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能不作万一准备，蒋先生决定集中兵力，扼江而守，各大区人事已作了新的部署。决定调朱绍良回东南，华中仍交白健生（崇禧），西南由我负责。”张最后一次晤刘时，更明白交底说：“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又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刘由此领悟到：大难临头，蒋不能不拉拢西南的实力派，而自己与张关系特殊，故此时张对他依畀更殷。当即，向张表示：“服从总裁计划，竭诚欢迎岳军兄来西南。”因刘自抗战初期起便与张拉上了保定同学关

系，并暗中每月送张五万元，作为活动费用。（解放后据张管机要的省府秘书孟广澎发牢骚说：“张太吝啬，我每月为他收转刘文辉送他的活动费五万元，看着我很窘，从未给我分文。——在牢中对乔诚说的）张来西南，正好作他的掩护。如后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到重庆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胡宗南、宋希濂一同暗向蒋主张首先解决刘文辉，以扫清通向云南的障碍，蒋未允。曾扩情亦向蒋力主先解决刘文辉，蒋便明白回答说：“刘文辉不足信，难道张长官亦不足信吗？”可见张在蒋前，早为刘作了保证。

刘这次来京，有两个目的：一观察蒋的动静，二衡量战局，以便解决今后的行动。在到京之日，即派其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去上海找张澜和民革人士，了解时局及征询意见。张澜要杨转达刘说：“蒋介石即将彻底失败，川康的问题要看自己的力量如何来决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如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不管怎样都要作好准备。”

刘文辉一月十八日才离京回成都。刘原来的打算：如果和谈成功，则抢先通电拥护，对国共均去电应付。后见和谈未成，又想乘国民党崩溃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及至人民

解放军渡过长江，很快就席卷全国，进军四川，最后才选择了走傅作义的道路。

二、四川局势演变和安、绵、什、罗、茂山防总队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的四川局势，随着全国解放的日益临近，真是风云紧骤，混乱不堪。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等地方实力派，都想保存川康这块地盘和自己的实力，都在竭力挣扎以应付行将出现的局势变化。

刘文辉虽还盘踞着西康省，但四川却为王陵基所控制，不容许刘在四川活动。川康边境互相戒备，已成对峙形势。刘仗恃他有钱，除支持王蕴滋在省会附近地区的崇宁武装暴动外，并经常到成都联络各方，策划倒王。邓锡侯丢掉四川省主席后，一九四八年五月，蒋曾发表邓为川陕地区绥靖主任，绥署设汉中。邓心存疑惧，迟迟不敢往就。同年十二月底，乃改委邓为重庆绥署副主任，邓认为这是重新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的机会，欣然前往履新。但在就职讲话中说出“和平救国”一类不合时宜的语句，当场遭致绥署主任朱绍良的驳斥说：“和平只有在枪杆子上，才可以取得。”给邓以难堪。兼之，连带去的万里，也安不到一个职务，徒有空